



閱讀書寫

《資治通鑑》引「青蠅」詩

● 施寬文*

宋神宗趙顛〈資治通鑑序〉指出《資治通鑑》的內容重點在於詳載「明君、良臣，切摩治道，議論之精語，……良將之方略，循吏之條教，斷之以邪正，要之於治忽，辭令淵厚之體，箴諫深切之義。」¹要而言之，所述不外於司馬光〈進書表〉所說之「關國家盛衰，繫生民休戚，善可為法，惡可為戒」者（頁9607）。

政治、軍事因事關國家、政權之盛衰興亡，故多見《通鑑》載述之外，以君臣「箴諫深切之義」之有無與納拒，也關係著政治、軍事之得失成敗，因此《通鑑》每多詳載，書中雖不錄文人及其作品，卻常見收錄歷代與「箴諫」有關的詩歌，尤其是尊居「五經」地位的《詩經》。《詩經·大序》釋「風」曰：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。」²帝制時代，每藉《詩經》的詩歌用為勸諫、告誡，如《通鑑》漢昭帝元平元年（前74）記載昌邑王劉賀被廢，其群臣幾乎都連坐被誅，其師王式被責以為何沒有諫書，式答以《詩經》「三百五篇諫，是以無諫書。」（卷24，頁787）因得免死，則以《詩經》為「諫書」，其淵源固久矣。

《通鑑》所記載以《詩經》之詩作為勸諫、告誡、勗勉者，約莫有51次，見於詔書、疏奏、歷代史家之議論，以及司馬光的評論中，其中，引用較多者有〈青蠅〉詩

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副教授。

¹ [宋]司馬光編著，[元]胡三省音註：《資治通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6），目次前頁29。為免繁注累贅，下引原文皆以圓括號注明卷數、頁碼於其內。

² [漢]毛亨傳、鄭玄箋，[唐]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，2000），卷1，頁15下。



。〈青蠅〉是「小雅」中的篇名，共三章，詩云：「營營青蠅，止於樊；豈弟君子，無信讒言。營營青蠅，止於棘；讒人罔極，交亂四國。營營青蠅，止於榛；讒人罔極，構我二人。」³詩〈小序〉以為「大夫刺幽王」，鄭玄箋云：「蠅之為蟲，汙白使黑，汙黑使白，喻佞人變亂善惡也。」要言之，即勸上位者遠離喜歡顛倒是非的讒佞小人。〈青蠅〉詩分別見於：

一、漢武帝征和二年（前 91）的「巫蠱之禍」。武帝寵信之江充、蘇文誣陷太子劉據詛咒武帝，太子因難以辯白，遂發兵欲誅江充，又被誣為兵變謀反，結果武帝發兵討之，太子兵敗自盡。其時武帝盛怒，群臣憂懼，「壺關三老」令狐茂遂上書並引此詩以諷諫之，武帝因此而「感寤」，最後族誅江充、焚殺蘇文，築「思子宮」，並作「歸來望思臺」以悼念太子。《通鑑》於詩略作「營營青蠅，止于藩（樊）；愷悌君子，無信讒言。讒言罔極，交亂四國。」（卷 22，頁 732）

二、漢昭帝元平元年（前 74）的昌邑王被廢事件。漢昭帝卒而無嗣，大臣霍光與群臣迎立昌邑王劉賀，而劉賀為人「狂縱，動作無節」，即位後「淫戲無度」且悞諫。因為「青蠅之矢積西階東，可五六石，以屋版瓦覆之」的怪夢，而問侍臣龔遂，龔遂在對答中引此詩，倣以君側讒人眾多，「信用讒諛，必有凶咎」（卷 24，頁 781），劉賀不聽，未久即被廢黜。昌邑群臣則以在國不舉奏劉賀之罪過，以致朝廷不知而連坐者眾多，龔遂因屢有忠諫而免。《通鑑》略作「營營青蠅，止于藩。愷悌君子，毋信讒言。」

三、唐中宗景龍元年（707）的讒毀「相王」李旦事件。中宗李顯的太子李重俊因非韋后親生，屢受韋后及其黨羽武三思、武崇訓、上官婉兒、安樂公主等人欺辱，心不能平，遂發兵政變，殺死武三思父子後，兵敗被殺。韋后黨羽、侍御史冉祖雍為了迎合安樂公主諸人心意，誣告禪位予其兄李顯的「相王」李旦參與政變，右補闕吳兢因此上疏勸諫，請中宗勿猜忌骨肉，言及〈青蠅〉之詩，提醒其不要被讒人挑撥。《通鑑》引其疏奏原文：「〈青蠅〉之詩，良可畏也！」（卷 208，頁 6614）

上述出現在上書、對答、疏奏中的〈青蠅〉詩，與詩序、鄭箋之說一致，皆用以勸諫或倣醒上位者勿聽信讒佞者挑撥離間、交構是非之言。至如唐憲宗元和十五年（

³ [漢]毛亨傳、鄭玄箋，[唐]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4，頁 1025。



820)，因在東宮時曾聞宮人詠誦元稹歌詩而悅之，即位後遂特意拔擢元稹為祠部郎中、知制誥。元稹當時因為依附宦官勢力，而為時人輕視，及其被召回並獲得提拔，朝論也多鄙夷其人。其後中書官員共會於閣下食瓜，而「有青蠅集其上，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：『適從何來，遽集於此！』」眾人因為元稹背倚宦官勢力，聽聞後皆心驚失色，而武儒衡則「意氣自若」（卷 241，頁 7780）。此則以眼前的青蠅而聯繫及〈青蠅〉之詩，以青蠅暗譏元稹為讒佞小人，竟亦躋身中書省。

帝制時代，朝中常見黨派紛爭，而有「君子」、「小人」、「清流」、「濁流」、「忠直」、「奸佞」等等之對立。朝士團體與宦官勢力對立者，每視對方為奸佞小人，武儒衡藉「青蠅」譏刺依附宦官之元稹，雖未明言，而其時士人多熟悉《詩經》，明其典故，故而盡皆「失色」。



